

聖德如天地之大 上曰李夢陽語言狂妄朕不得已而下之獄鎮撫司本上朕試問左右作何掛行一人曰此人狂妄宜付錦衣衛棰以釋之朕揣知此輩意欲得旨下便令重責致其死以快官中之怒使朕受殺直臣之名左右不忠如此朕所以即釋復職更不令法司擬罪也大夏復頓首曰陛下行此一事堯舜之仁也

嘗因遼東都指揮張天祥襲殺虜寇為功大理少卿吳一貫當其罪死會天祥覽于獄孝皇大怒親鞫于廷欲置一貫重辟時刑部尚書閔珪與都御史戴珊進曰一貫推案不實罪當徒既忤旨猶力諍曰法如是足也遂問劉大夏曰且道自古何君何大臣亦嘗如此對曰臣幼讀孟子見云舜為天子皋陶為士瞽瞍殺人惟執之而已今之法司恐亦如是 上頷之明日 旨下一貫罪止免官又一日召劉大夏論時政且及當時人才孝皇曰如山西副使王鴻儒他日可大用對曰誠如 聖諭後大夏以告鄉人胥員外文

相曰朝廷用此等人方擔當得大事子老不及見子其識之

錄曰凡此皆我

孝皇誠心密意迥出近代帝王萬萬者恨微臣踴躍海隅無由博觀 國史盡天高地

厚之仁而區區見于諸臣言行錄者如此故並錄以終焉

弘道錄終

弘道錄

經四

父子之仁

堯典曰虞舜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

錄曰此稽古史臣第一義也夫孝為萬善

之原仁之本務也以克彛之大聖行禪授

之大事不過曰克諧以孝而已然則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

孟子曰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畝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

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

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

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

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

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

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子於大舜見之矣

錄曰豈惟舜哉今我

皇上之孝真有如大舜者觀其屢所諭輔臣

不以身為天子富有四海為樂至咨嗟涕

泣若有不能一日安於其上者其詞具見

明倫大典亦可謂終身慕者矣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

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

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禹薦益於天七年

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

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

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

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

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故承繼

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及

舜高益相去又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

人之所能為也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

而至者命也

錄曰此家天下之始萬世共由而莫之變

易者也蓋盡心知性而後可以言天窮理

盡性而後可以言命斯二者苟一毫之未

盡末有不為子之趨晉者彼子之趨晉易
常不言天與命執其所建非天下之至公
則無以易天性之至愛所授非祖宗之至
意則無以見統承之至思是故未與均克
舜局嘗不受之執為天下得人難故不為

強避也至於益又易常不薦之於天暴之
於人執不之益而之啓故不為強奪也此
豈人之所能與執孟子發明為相久遠之
故其了賢不肖之殊於天命益為詳盡錄
者不可不察

太甲曰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

錄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斯言何為而發

哉豈非以中人之性不見所可憂而憂心

不生不見所可懼而懼心不生於是乎浸

淫於風愆而不自知也拂戾於訓誨而不

自覺也寧不思所以警勸之者乎夫桐宮

寗宥之所在也衣冠之所蔽也雖以常人

視之亦莫不望松楸而與慨至是而太甲

之心油油如矣勃勃如矣其密邇先王之

訓賢於師保之訓遠矣是故不邇聲色常

接乎目也不吝改過每警乎心也此其所
以顛覆之迹變而為克終之德豈非惻隱
使之然哉

無逸曰其在高宗時舊勞子外爰暨小人作
其即位乃或諒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

雅

錄曰商之尚質猶夫太古之風也太子天

下之本不以卑踰尊也而乃使久居民間

與小民共事乎可以見小己之愛其子非

若後世姑息之態而有真實無妄之誠朝

廷萬幾之本不以恩掩義也而乃或亮陰

三年不言乎可以見高宗之愛其父非若

後世虛禮之文而有天性自然之愛此三

代人主高致盛節非但以崇高富貴言也

大雅云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

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室室

錄曰夫詩稱綿綿瓜瓞何也蓋太王肇基

王迹迹者軌之轍也邠人曰仁人也不可

失也從之者如歸市宜非王者之軌轍歟

厥後武王纘太王之緒即綿綿之緒耳不

然以陶俊陶冗之風而圖王剪商之志何由起耶善觀者必能辨之

又云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太維有身生此文王

錄曰愚觀成周之際父祖子孫若是其盛

註四

四

而堯時反不能及何也意者天地初闢氣未全純至周真元會合匪但家之積慶而天下積誠亦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不然以洽陽涓涓與釐降鴻訥何以不相若乎

列女傳曰太維之性端一誠莊及其有娠目

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口不出傲言生文王而明聖太維教之以一而識百卒為周宗君子謂太維為能胎教

錄曰愚觀胎教之言未嘗不嘆其至理之

所寓也夫天命之性無形者也男女之感有氣者也無形者不可以善惡言性善故也有感者則其邪正善惡自此分矣匪但是也而貴賤壽夭無不茲焉是判所謂氣質之稟與生俱生一定而不可易者其卒為周宗不亦宜乎

中庸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父作之子述之

錄曰孔子曰仁者不憂釋之者曰理足以勝私故不憂文王以王季為父苟若私慾勝則必逞其欲速之心而陷父於不義有

註四

五

之矣以武王為子若苟私慾勝則必預為不拔之業而陷子於不臣有之矣以是為訓後世尚有欲為周文王者嗚呼是何文王之多乎

后妃不妬忌而子孫衆多故衆妾以蠡斯之

群慶和集而子孫衆多比之曰蠡斯羽說今宜爾子孫振振今蠡斯羽薨薨今宜爾子孫繩繩今蠡斯羽揖揖今宜爾鸞鸞今

錄曰何以謂有是德而宜有是福也蓋前乎此者多及王世不可宗矧可繼乎後乎

此者多陰禍燎不可遏矧可長乎夫人不聞於其父母昆弟之言可以觀孝夫言不離於其衆妾內子之口可以觀德矣和非婦子嚙嚙也貫魚以官人寵無不利其周之世恩乎進非枯楊生梯也王假有家交

相愛也其文之家法乎此而論德則德廣此而言福則福大

文王后妃德脩於身而子孫皆化於善故詩人美之曰麟之趾振振公子吁嗟麟兮若錄曰愚觀王者之端未有若是之真實而

無偽而頌美之詞亦未有若此之親切而有

味也是故麟有在郊藪矣然而未見也矧四靈之物無形而群公之子有象固不

若振振者之克肖也此聖人之徒深有得於觀感興起非但誦說向慕而已也抑商

有外丙何壬之夫漢有隱王少帝之辜死有建成光吉之難宋有光美德昭之議更孰有如周之文武成康繼體者哉以為王者之瑞誠非誣矣

矧記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文王一

註四

六

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旬有二日乃聞文王謂武王曰女何夢矣對曰夢帝與我九齡文王曰女以為何也曰西方有九國君王其終撫諸文王曰非也古者謂齒為齡我百兩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

九十三而終

錄曰武何有以是夢也愛親之心篤所謂先天而天弗違也文何以有是應也愛子之心篤所謂後天而奉天時也天且弗違而人何疑議之哉文之與武體雖有二而

誠之所通物無間然也其一飯再飯以至旬有二日之間純乎為親之意舉天下物物何以加之乎木石豚魚尚可格矧神明之至理耶其曰九十七九十三者乃實理之應適會其數雖不益以文王之三齡

安知武王之有縮乎要之人生以百歲為期物不屑屑拘之觀者不以詞害意可也周頌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錄曰所以謂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者蓋天地之大化曰仁聖人之至德曰孝凡所以媚茲一人而應侯順德者莫非以是為之張本也是故太甲之但桐居憂高宗之宅憂亮陰成王之筑筑在疚三王所以

底於嗣守之賢者同一道也皇王之孝非有他求也其端出於天乃良心之真切也其思闕於祖乃憂劬之通微也其質要於鬼神乃百順之游衍也此所以思繼其序而不忘者也厥後大漢之興其審尚不異

乎此元成以後此道微矣無惟乎經生之切切也

顧命惟四月我生愧王不懌甲子王乃洮頌水相被冕服憑玉几乃召太保爽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王曰嗚

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律律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今天降疾殆弗與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

元子釗弘濟于艱難

錄曰此成王之所以正其終與康王之所以正其始可以為萬世之法也夫托孤寄命夫有若周之得人者也以王室之懿親當太保之重任雖曰有君臣之分而其休

成之所關若同舟而颺於中流並轡而馳於康莊亦安得而不專業哉彼成王者始也予其懲而後後慮苟非周公何以能保明其身乎終也宣重光而達大命苟非召公何以能敬保元子乎此艱難之意成王

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非若安劉必勃之徒取僥倖也

又曰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肩貢于非幾錄曰成王至是無以異於古之聖賢矣蓋

幾者虞廷之要訣也非至明曠能察之非至健曠能決之此其所得於緝熙仔肩之所致而非泛泛然之臆說也夫動而泛應則絕庭上下陟降厥家可瀆史忽忘乎靜而慎獨則一日二日萬幾可瞬息不善乎

然而嗣君尤切焉者以其心之未純守之未固一旦出居人表易致驕吝之失入邇近習冒進不善之幾則所以禁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皆失其具矣此瞑眩之深慮死生之永訣盈成之至計保傳之全功彼

佳兒佳婦之言徒見其所為親而不詳於理道者非同日語也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錄曰此周公之家法夫子所謂魯一變至於道是也厥後魯公之為治先內而後外

先仁而後義所得於訓戒者至切也故曰魯之澤及十世魯有王者之跡者仁厚也齊之所以不如魯也然愚嘗過曲阜而觀

周公之廟迺無一人配饗之者愚意大聖人之德生能配天死無以配食且以魯公之賢無忝周公之教以之配饗未宜不宜他日或能舉錯執此以往可也

檀弓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曰寡人聞之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以告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為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為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

馬公子重耳對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為君憂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子顯以致命於穆公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為後也故

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利也

錄曰立庶以是不以愛愛既斃矣重耳之長無能易也彼惠公者上不顧兄下不顧弟外賂內求僥倖苟得重耳方且筑筑在

攻稽顙哭泣其氣象判然不侔故春秋惠公不書入里克不書罪而大學亦引舅犯之言皆與人為善之心也孰謂穆公之主納不定於子顯之致命乎使文公者每事如此又何以久假而不歸執惜乎心之不

純巧於用詭雖皆不學之過而子犯之致君無術亦不得而辭其責也

左傳鄆舒問於賈季子犯之子曰趙衰之與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

錄曰冬日之日可愛者也夏日之日可畏者也衰以壺漿從絰鉞而弗食其愛至矣至盾始為國政制事典正法罪辟刑獄重

命微子為殷後與國于宋弟號微仲仲生宋公稽稽生丁公申申生濬公熙熙生弗父何何當嗣而讓其弟厲公馬何生宋父周周生世父勝世為宋鄉勝生正考甫生孔父嘉其

後以孔為氏焉嘉生木金父木金父生臯夷父其子為防叔辟華氏之禍而奔魯故孔子為魯人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構於尼丘之山生孔子

錄曰遷知世孔子矣而顧遺其先系何耶微子統承先王孔子實紹商後三代更起送運可謂至仁矣夫契敷五教明人倫萬世仁義禮樂之宗也湯繼夏后以有天下其立本發源實肇於此以至於微子又生有聖德后與帝乙皆欲立之則微子固當

命世為天子矣及其抱器奔周天心棄紂而實未厭商也周亦不敢臣之而使脩其禮物作賓於王家數世而後周德亦衰天乃篤生元聖為萬代仁義禮樂之宗主雖不繼周而王實以代商為治觀夫子嘗

曰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其隱然自任之心可見是遺而弗論乎通志救馬遷之失亦畧而不書非其至矣此錄之不可無也

孔子年十九娶于宋之开官氏一歲而生伯魚魯昭公使人遺之鯉魚孔子祭君之貺故

名曰鯉而字伯魚伯魚生叔字子思作中庸錄曰商自契以來而至於湯又自湯以降

而封於宋歷千有餘年而後孔氏興又自正考父佐戴武宣歷數世而後孔子出孔子復娶于宋之开官氏而生伯魚伯魚復

生伋而後道統之傳得其宗天為萬世之計將以繼往開來非但光前裕後其所關係非小補也乃可畧而不書乎錄之以補

史記古史通志諸書之缺孝經仲尼居魯子侍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

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汝知之乎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復坐吾語汝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老始於

事親忠於事君終於立身大雅云無念爾祖事脩厥德錄曰夫所謂至德要道何也曰心也心何

以至而要也此對天下與民與上下言故為至而要也何以天下與民與上下之非

至而要也天下至廣也聖人以高病焉博施是也兆民至煩也聖人以為病焉濟眾是也上下至不齊也聖人以為病焉繁矩是也豈其逐已哉天下雖廣親則一也兆民雖煩愛則一也上下雖舛順則一也親

也愛也順也先王之心休休乎以為美也綽綽乎以為裕也視之弗可見而能加于百姓聽之弗可聞而能刑于四海故曰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此通一經之本始明五孝之筵端非止始於事親忠於事君

終於立身而已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錄曰孝弟為仁之本本猶根也物之有根

便有許多柯幹枝葉所以務培其根者以生意在此而不在彼也設有人馬接人一團和氣而家庭有未善焉可謂仁乎又有

人馬惟孝友于兄弟迺加人以橫逆焉有是理乎故曰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

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然此乃日用常行之道無甚高難行之事君子何乃專用力於此乎正以本立而道生則將推之天地萬物無不各得其所矣豈非仁之本乎門人以有子言行氣象似聖人故並記

於開卷之首然則務本者豈非時習之第一義歟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錄曰夫所謂遺親者即如世俗不孝有五之類惟不仁則拘于人欲之私而有此等

事仁則一舉足一出言不敢忘乎父母故
嘗聽于無聲視于無形豈有惰其四肢乎
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豈有博奕好飲
酒乎父母之所愛者子亦愛之豈有好貨
財私妻子乎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豈

有從耳目之欲乎居上下驕為下不亂在
醜不爭豈有好勇鬪狠乎凡此皆人倫莫
大之幸家道無窮之益三書開卷之首不
可以不察也

又曰仁之實爭親是也

錄曰此實字非對華而言亦非如菓核之
實乃是本然歸宿處故謂之實也蓋仁之
所以為仁非泛然之謂也乃天生父子其
性之至愛本然歸宿之處在於事親故謂
之仁也下面義智禮樂莫不皆然至於樂
則生矣生則鳥可已也則仁之全體透露
大用顯行極至則手足蹈然皆出於五
若本然歸宿之處非有所外來非有所假
借乃直示人以充實活潑之道大抵賢賢
之言譬之化工生意俱包在內人視之有

層層葉葉只是一箇骨朵內發出來的便
是仁之實也讀者其致思乎

小雅蓼莪者我匪我伊蒿哀父母生我劬
勞蓼蓼者我匪我伊蒿哀父母生我勞瘁
餅之罄矣維蠶之耻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

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街恤入則靡至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
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南山
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南山律
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錄曰治世之言宜以達其詞平季世之言
矯以激其詞切故將母來譜者非不知劬
勞顧復也君探其情而伐之言則必無私
憾恨矣陟岵陟屺者亦非不知瓶罄壺耻
也而能尚慎每執猶可以盡其情矣今既

不得終養以盡人子之情又無所勞憫以
見君父之養無所歸咎而歸之于己曰匪
我伊蒿也曰昊天罔極也其呼天怨慕之
情豈得已哉至於南山烈烈飄風發發則
呀謂不盡繼之以血極其哀怨而不自知

者孟子曰舜其大孝矣五十而慕若此詩
者其曲盡愛慕者歟

禮記曰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
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孝子之執
玉如奉盈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嚴
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

錄曰子夏曰事父母能竭其力而孔子教
之曰色難其義何居舜號泣于旻天曰我
竭力耕田供為子職而已矣則色之與力
自當有辨也蓋父子主恩者也親非親也

所以為我者也我非我也所以為親者也
色發氣之好動也不可以矯揉而為勉強
而致其心和則氣和氣和則發氣滿容有
莫如其所以然而然者矣子夏非直義者
也但以謹守之故恐其以竭力為足以盡

仁故夫子啓而發之不然以商之長於文
學記禮者多出其門豈不知嚴威儼恪之
非所以事親歟
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
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志養之是故父

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况於人乎

錄曰夫所謂忠養者盡己之心為忠則與能竭其力異矣孟子曰曾子養曾嘗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然豈

特此哉曾嘗嘗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何莫而非盡吾之心哉此事親若曾子者庶幾盡仁矣

子路曰傷於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葬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

錄曰所謂盡其歡者責人以三牲五鼎則儒者無善養勉人以藜藿桓楹則貧者無善葬啜菽非旨也靡靡者為之砥也飲水非甘也皆醉者為之醒也孰謂一言之間而非至教哉

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循彼南陔言采其蘭眷戀庭闈心不遑安彼居之子罔或游蓬萊爾多膳潔爾晨食循彼南陔厥草油油彼居之子色思其柔眷戀庭闈心不遑留聲爾夕膳潔爾晨羞有獮有獮在河之洙凌波赴汨

筮魴捕鯉敬嗽林鳥受哺于子養隆敬薄惟禽之似昂增爾虔以介丕祉

錄曰以補詩終焉者周道衰仁孝薄於是

有不父其父者矣有證父攘羊者矣甚者母喪而歌以薄為道曾不知報本之義反哺之恩焉哀我乎夫物之不若歎此詩雖無詞而著于鄉飲酒合樂之用君子因聲以遙義得義以緜恩庶幾仁孝之不廢也



私道錄

仁

經五

父子之仁

漢書文帝元年有司請蚤建太子上曰朕既不德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禪

天下馬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有司固請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千餘歲用此道也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高帝平天下為太祖子孫繼嗣世世不絕今釋宜建而更議不

宜子啓最長純厚慈仁請建以為太子乃許之

錄曰自秦廢扶蘇立胡亥天下紛紛大亂兵革不息生民塗炭未有甚於此時者也易曰有父子然後有君臣父子之分可不

預定乎漢高皇目睹其弊乃亦有營營之感雖以期期之言未能遽止以是復召呂氏之亂卒致庶孽亂真漢之不泰無幾哉迎代之謀一大幾也元年之詔又一幾也西漢二百年之壽統人心天命於是乎在